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十三

同治二年癸亥正月戊申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奏。於十一月二十日差旋回任。沿途先後承准軍機大臣議奏原摺。並與俄國住京公使來往照會。欽奉

諭旨。行知前來。等謹遵

諭旨。嚴密封存。並行令伊犁塔爾巴哈台各城。欽遵外。伏思俄人蓄謀已久。見兩年會議不能遂其侵占初心。執意回圖。佯為廢約尋釁之辭。暫作退步。虛聲恫喝。目下惟有於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塔爾巴哈台伊犁四城。各就本境撫內攘外。俾各蒙古各外夷毫無疑懼之心。以杜俄國誘脅之計。

况已蒙

聖恩

飭令軍機總理各國王大臣會商俄國任京公使將原立條約逐層與之剖辯。逐字與之分解。復將與該國來往照會。另註應分圖說。行文知會。及伊犁塔爾巴哈台科布多將軍參贊各大臣。並函屬等與明緒。俾得各有把握。等語。惟有在在豫籌。一俟春融。催飭各委員各就本境。將今年未能勘畢之外邊內卡。及蒙古哈薩克布魯特實准游牧之地。切實詳查。其何處已有俄人豫占形跡。如科布多卡外之木房塔爾巴哈台之舊雅爾城。伊犁瑪呢圖一帶之俄卡。

俱逐一查明。覈定圖說。以備俄人再來。持與理論定議。但
李恩昧之見。俄使前在塔垣失意而返。必不肯徒手再來。
末公會議。恐不免有逞兵挾求之事。今既經總理各國王
大臣與該國公使理論。經該公使先行該國西憲畢爾街
門。遠與李前在塔垣行文該國西憲畢爾總督之照會相
合。料想該國必有因風轉舵之機。又恐仍照去年今年約
在塔爾巴哈台會議。則該使既不肯據圖定議。若仍與指
掌空談。猶易逞其勝。況狡橫。李竊以俄人所欲侵占烏科
二城邊界者。為奪占唐努烏梁海。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二
部落蒙古尋打貂皮之生計也。所欲侵占塔爾巴哈台邊

界者。欲收服舊雅爾城之位。牧哈薩克。且窺伺雅爾噶圖
金廠也。所欲侵占伊犁邊界者。一為收服哈薩克布魯特。
一為取道徑至葉爾羌。喀什噶爾。不必經由浩罕境內。即
得前往通商也。度其積謀處慮。匪伊朝夕。而侵我內附之
外夷。其計有三。一曰和誘。二曰威挾。三曰兵爭。蒙古性本
樸質。如烏里雅蘇台之唐努烏梁海。科布多之阿勒坦淖
爾。烏梁海。彼則用和誘之計。平時與之毗連鄰近。彼此相
安。毫無爭執。潛將土產貨物。與之抵換牲畜。其利倍徙。而
蒙古視為新奇。私興貿易。以為奇貨。以致該國來勢建虜。
豫為侵越之據。此其侵占烏科二城邊界之蓄謀也。如塔

爾巴哈台之哈薩克。半在中國卡外。彼則用威挾之計。塔爾巴哈台。達年移建老雅爾城。於今駐之城。其舊址離城較遠。將舊有卡倫或撤而不守。或冬設夏撤。賞給哈薩克住牧。俄人遂從此生心。窺破哈薩克首鼠兩端。畏威忘德。乘間誘惑。無不聽從。及至俄人准來塔垣貿易。遂硬用其駝馬。勒索其供應。漸而驅其丁役。擄其子女。該哈薩克始而忍受。繼而潛逃。又繼而怨之如讎。實則畏之如虎。此倭占塔爾巴哈台邊界之蓄謀也。至如伊犁之哈薩克。布魯特。其性與在塔境者相類。彼則用兵爭之計。緣伊犁邊卡內外。皆有俄人等住牧地方。本多與俄國連界。先於道光

十二三年間該國早經窺伺其地是以有浩罕誘同搶竊伊犂查邊領隊端多布之案嗣經該將軍將向例巡邊至吹塔拉斯之舉停止。年復一年該哈薩克布魯特內附之心漸不勝外國迫脅之勢矣。所以本年俄人帶兵阻我查界官兵哈薩克布魯特有脅從助勢者俄國遂欲據其地為己有。此其侵占伊犂邊界之蓄謀也。凡此俄國之詭謀數十年前具有成竹在胸。乃於咸豐十年乘我未及詳查佯為圍和助順粹請換立分界條約於中取利緣其立意欺勝故但期倉皇定議所以上年在塔城會議該使臣博補考等即有請等立即行文烏科二城卡弁令於今春

任聽該國運料興工。經督以理駁斥。今年會議。執先在塔
坦之南北卡倫。雖立鄂博。當經攔阻。卽亦拆毀。復於伊犁
之波羅胡吉爾等處內卡。拉運礮械。硬立卡倫。阻我查邊
大員。該將軍奏請由總理各國衙門行文該任京公使。援
案令其撤兵拆卡。並行文牙等。該令該國來使。轉屬該國
帶領兵隊之人。違約守信。似此猖獗背理。豈復能折衝於
構組之間。禦侮於口舌之際耶。竊查督於差竣之前。行文
該國西悉畢爾衙門。詢其明年履議地方月日。至今未見
覆文。度其觀望遲疑。諒必聽命於任京公使之指示。今蒙
總理各國王大臣。已將其誤賴條約之強詞揭破。彼之貪

心或可潛消。若能照去年該住京公使與總理各國衙門
面商分界事宜。必須按西北兩路起止之處。逐段議立界
牌。方能迅速蒞事。經督奏由總理各國衙門議准。仍就四
城邊卡起止之處。劃分西北兩路。各由各總統將軍大員
就地約與該國使臣分路督勘會議。遂即換約。方可破彼
急遽朦混之初心。庶免猶欲在塔坦會議。易於朦混。仍為
不了之局。且該國若果派使分路前來。即以分其擁兵一
處之勢。而我國就地防範。於激勵撫綏事宜。亦覺易於措
手。如烏科二城。唐努烏梁海。阿勒坦淖爾。烏梁海之蒙古。
塔爾巴哈台。伊犁之哈薩克。布魯特。各經本管疆員就近

晚諭其總管王公台吉。鼓舞其同仇敵愾之氣。潛消彼欺詐取利之計。自己內固藩籬。又易就近調撥防兵。及索倫錫伯。整兵備患。或其送兵刳盟之舉。不禁自止。伏祈

飭下軍機總理各國王大臣速議。如謂可行。請與俄國公使在京定議。分飭施行。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

辛亥。

諭內閣。李鴻章等奏。總兵勒伯勒東進攻紹興。破傷殞命。懇請優卹一摺。大法國總兵官勒伯勒東。於上年夏秋間。在中國助勒甯波慈谿餘姚等處。無不勇往爭先。立復城池。自權受中國總

兵職任以來愈加奮勉攻克上虞縣城卽行進攻紹興府城帶
隊直薄城下方冀攻克堅城廓清杭州逆匪卽當破格超擢以
獎戰功不料勒伯勒東親放大礮藥多礮炸致傷頭頂登時殞
命雖非陷陣捐軀實係歿於行陣與陣亡無異洵屬義勇性成
無忝厥職覽奏曷勝嘉憫益見大法國敦睦友邦誠心勦賊故
將士用命不惜為中國致死自應優予恩卹勒伯勒東著交部
從優議卹仍著李鴻章飭屬妥為營葬以慰忠魂而示優異其
同時陣亡之范夫哈格齡等著一併交部議卹

乙卯福州將軍文清閩浙總督耆齡福州巡撫徐宗幹奏
臣等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六

日奉

上諭廣東福建等省營伍久弛等因欽此。並承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飭與外國人講求利勝之法。練將為上。練兵次之。而練將必先選將。認真察看。趕緊舉行。儘以餉絀兵單。不妨酌減辦理。另發天津章程清摺。量為變通。均無不可。卽餉精難籌。不能如津郡兵額。止可先行試辦。俟將來籌有款項。再行足額。又據英國公使稱。本國現有輪船弁兵在閩。如兵丁一時不能充備。卽可先教施放礮位之技等因。臣徐宗幹先將謹遵辦理緣由備文咨覆。一面同臣文清妥為籌畫。並與臣耆齡往返面商。擬查照天津章程酌量

裁減先習施放礮位之技。其員弁薪水及兵丁口糧。通事人等工食。悉照天津原定數目支給。議派大員於操演之期。將薪水兵糧等項。當面給發。並飭各弁兵將外洋製造火器之法。留心考究。惟操演地方。或在校場。或就海口。槍礮鉛藥。或兼用洋人所製備。另給價值。以及未盡事宜。必須外國統教官到省。當面妥議。現查海口並無外國兵船。官弁前來問及。應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會該公使。指派何人。其隨同教習各官。是否在閩海兵船內挑選。何日可以到齊。卽定期舉行。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丙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二年正月初一日。
軍機處文出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具奏通籌西北分界
事宜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欽此。臣等查該將軍所奏俄人
蓄謀詭詐情形。實已洞見隱曲。其所籌各路辦法。以分路
督勸。會議換約。破其急遽朦混之心。以由本管疆臣曉諭
總管等官。自圖藩蘇。消其逞兵劫盟之念。思深慮遠。布置
亦極周匝。應令該將軍隨事相機。留心體察。固不可輕率
了事。致與條約相違。亦不可操之過蹙。或貽決裂之患。時
勢所迫。諒該將軍必能斟酌合宜。惟所請照會任京公使

一節。臣等查上年正月間。因添派大員。分赴西北兩路會勘。照會俄國添派官員。分路前往。旋據照覆內稱。本大臣未悉該處地方情形。應仍交兩處承辦分界大臣就近詳查。彼此商辦。又於十月間。經臣等與之照會辯論。不得以常住卡倫為界。復據覆稱未悉該事情形。現將照會編譯俄文咨送本國。一面行知西憲畢爾總督。以為幫助公平辦理等語。是該公使止能以轉行公文為幫助。其權力並不能施之於該國專派分界之人。已可概見。即編譯俄文轉行文書一節。經臣等疊次辯論。始行應允。此次若由臣衙門再與該國照會。該公使必仍以未悉該處地方情形。

推託若必勉強與議。外國人性情狡執。轉恐於幫助公平
辦理一語。亦無著落。更屬無益於事。似不若仍由明道行
文。西悉畢爾總督與之約定日期。分路會勘。較為簡捷。相
應請

旨飭下明道。速即體察情形。妥為辦理。並飭明緒。常清等。各就本
境相度機宜。切實勘明定議。

御批
依議

江西巡撫沈葆楨奏。廣鏡九南道延曠。幫辦九江通商事
務記名道蔡錦青。本年三月中旬。會同英國領事佛禮賜
督率紳民。將浚郡西門外地基。束公覆量。眼同釘界。即令

英國和輪居民宅溝分界。界內房屋照前估價給各業戶收領。將地租折費按戶依數清楚。華洋均各相安。又有美國球記。蘇昌。同孚等洋商。到海租地起造。亦經廷曙等督同府縣。暨美國領事畢理格。勘定郡城西門外偏僻街市地。基九畝三分六釐九毫九絲。該地向無應完地丁兵米租價。比英國加倍。係由該國商人自向各業戶分別文。明立約清租。又於龍開河西岸。丈量源漢書院空地五十畝。每畝租價五十串。共錢二千五百串。經畢理格扣成清平銀一千七百兩。交存九江府庫。以為地方公用。隨飭該書院紳士寫立水租字約。交給收執。所有該處地基。每年應

完地丁正耗及兵米折價銀兩。應令查照英國章程。定於
每年四月內。由該國領事如數清交德化縣。查收報解。理
合附片陳明。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巳。暫署兩廣總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晏端書奏。英國
會議同防賊匪。訓練營兵。經前督勞崇光將辦理情形奏
明。俟練有成效。再行推廣。加派官兵練習在案。茲據英國
領事羅伯遜中陳。以前派官兵。操演漸形嫻熟。請加派官
兵學習前來。且會商廣州將軍穆克德訥等。公同體察情
形。尚可酌量添派。當復撥出駐防滿漢八旗兵丁一百名。

選派驍騎校二員管帶。又撥出督標營兵九十名。撫標營兵一百二十名。陸路提標惠州協營兵八十名。廣州協營兵二十名。於都守千把各弁內添派十員。分別管帶。於十二月間。陸續前赴撫標校場。隨同一體練習。所需口糧及軍裝器械等項。併由軍需總局籌支給領。

御批。著仍遵前次寄諭。妥籌辦理。該衙門知道。

辛酉。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燾。領隊大臣博勒果素奏。等等於同治元年八月十六日具奏。與俄國使臣等會辦勘界事宜一摺。閏八月二十七日。欽奉

上諭。一道。等。等。敬謹嚴密封存。俟俄國復派大臣前來會議勘界。

時。恪遵辦理。俄國使臣於回國之前。送來履文一件。語多
狡賴。當經岑等就其來文。逐層以理駁詰。咨覆該國西志
畢爾總督查照。聲明聽候咨覆。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據該國代辦貿易團事務色克德爾官。送來西志畢爾總
督履文。內開。適接貴大臣等咨。聞。同我們全權大臣。在塔
爾巴哈台會議。數次各情。令我查照。及明年何月何日。我
們復派全權大臣。前往塔爾巴哈台。或往何處復議等因。
前來。我詳看我們全權大臣擬開勘界單內所指之處。均
與議定條約相符。惟貴大臣等違悖條約。儘再會議。亦係
徒費工夫。儘貴大臣等照依我們全權大臣等擬定單內

所指之處。作為邊界。致我一信。我即代奏。復派我們全權大臣。令往勘界繪圖。建立界牌等因前來。等因。其大詞堅持成約。意存狡賴。布圖侵占。如即具文咨覆。令其復來會議。恐俄人賴為已經允其以常住卡倫為界。宜先妥籌招來之策。俾俄人將來無所藉端狡賴。已咨商明。請候等因。等往返商妥。再為咨覆。

御批著即妥為辦理。

乙丑。伊犁將軍常清奏。等奏哈薩克布魯特移近卡倫。稟求內附。派員諭達回牧一摺。欽奉。

上諭著等即行查明未經移回者。尚有若干戶等因。欽此。等遵。

卽派委佐領三音布。達春泰等。來京就道。會同額特總管等前往。妥為曉諭。所有哈薩克。布魯特。陸續均已移出卡外附近地方游牧。目前一律安堵。伏查俄國仗臣旋回。此次會議邊界。既未定局。將來俄人侵占之謀。未必竟從此中止。哈薩克。布魯特部落。首鼠兩端。現屆大雪封山。高不致潛行入卡。來歲春融之後。難保不受俄人嗾使。復行私越卡倫。暗窺動靜。抑另有藉端尋釁等情。均未可定。等情。有嚴飭守卡官兵。密為防範。仍隨時派員前往偵探。不敢稍有疏虞。以期仰副

聖主慎重邊防至意。

御批知道了。仍宜隨時派委員弁前往偵探。妥善辦理。不准稍有疏懈。

戊辰。署理雲貴總督潘鐸奏。前在四川省城。接據法國傳教事務丁移稱。據本國傳教士曰希嘉東稱。伊持照往雲南傳教。於三月內暫居昭通府城。不料福鎮台之子。同高把總率領多人。入寓辱罵。拉毀聖像。又於四月內有辛三副爺等率領數十人。各執器械。吼稱控殺洋人。擁進寢室。將箱籠內貴重祭器衣服。盡行擄空。鄰近數家教民。亦俱擄掠。移請查辦等情。前來。臣到任後。正在確查間。即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稱。本衙門查天主教業已弛禁。載在

條約自應遵照。以免激生事端。務希迅為查明。妥速辦理。等因。臣查天主傳教既已弛禁。地方官自應廣為曉諭。務令各相安靜。毋致滋生事端。乃該署鎮福陞於伊子滋事。失於禁約。昭通府夏廷楫又復不能彈壓。辦事實屬懈弛。相應請

旨將福陞夏廷楫先行摘去頂戴。以示懲儆。福陞之子及武弁土棍。查明從嚴辦理。

潘錫又奏雲南地方糜爛已極。各國傳教似非急務。請

旨飭下總理衙門。知照各國傳教士。緩期來滇。免致徒釀事端。兩無所益。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知道。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潘鐸奏辦事懈弛之鎮府請旨摘頂。著總兵福陞之子與把總高姓率眾至法國傳教士人寓所滋事。武弁辛姓等搶奪該教士等物件。該署總兵失於禁約。昭通府知府夏廷樽不能彈壓。均著先行摘去頂帶。福陞之子及武弁土棍均著查明從嚴辦理。該教士等被搶物件並著酌給賠償銀兩。迅行辨結。不必再候總理衙門知會。總以安速為主。毋得稽延時日。致該國在京公使藉詞覘辯。是為至要。潘鐸請飭總理衙門諭令傳教人暫緩赴滇一節。該國人心性多疑。阻其不去。正恐招之使來。於事終屬無益。

二月庚辰。成都將軍崇實奏。於同治元年六月初八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稱。接據法國照會等因。欽此。遵即
遣委公正謹慎之候補道宣維禮。滿洲駐防協領吉祥。馳
往黔省。明查暗訪。務得實情。茲據該委員等逐款查詢確
實。詳晰具稟。並與主教胡縛理折中定議。而陳一切前來。
於復查成豐十一年四月。圍首趙畏三等。燒毀青巖尼家
關天主堂。謀殺習教民人張如洋等四命一案。現據查明
趙畏三即趙國澍。向充本地團首。經田興恕派令帶團勦
賊。克復定番。即在青巖等處搭捕餘孽。致將該處天主堂

焚毀搶失書籍等物。並將習教之民人張如洋登時殺死。前經田興恕奏稱。天主堂毗連民舍。乘亂焚毀。勢所不免。殊戮餘匪。不知凡幾。其中有無習教之人。亦難區別。此固據當日情形而論。然人命攸關。不能約束圍眾。故有枉殺。田興恕身為專閫。豈容藉詞勒贖。接過於人。惟現經法團使臣哥士耆與勞崇光通書議定。以胡縛理所失書籍。如其查追無存。由貴州巡撫飭令地方官賠銀五十兩。其張如洋等四人。並未犯法。無辜受誅。每人議及卹銀二百五十兩。並令趙畏三等修興富麗墳墓四座。以完前案。所議甚為平允。惟查墳墓例有定式。張如洋等均係中國民人。

其墳墓豈宜過於富麗。大清律例所載人命門內原有在
於山手名下。追給死者之家埋葬銀二十兩一條。應卽照
例在趙畏三等名下。追給張如洋等四人之家埋葬銀各
二十兩。聽其自行修墓。餘悉請照哥士者所議辦理。本年
正月。開州知州戴虎芝。用刑處死傳教人文乃耳。及習教
之吳貞相等五命一案。據署開州戴虎芝稟稱。前因夾沙
龍地方國民祭賽龍燈。文乃耳等不肯入會。口角忿爭。細
送州案。人眾勢汹。戴虎芝不得已。將文乃耳等殺斃等語。
雖稱爲眾逼迫。起釁有因。惟人命至重。何得以祭賽細故。
聯誼多人。況文乃耳非中國之人。尤應設法保護。乃竟與

習教漢民無所區別。實屬不識輕重。該委員等援引廣西
西林縣知縣張鳴鳳致死傳教洋人馬神父之案。聲明事
同一律。可否援照定擬。並責令查明滋事之人。按名弋獲。
從嚴究辦。應請

飭下現派赴黔之大員。記明懲治。至多文戴虎等。出言狂悖。駭人
聽聞。尤宜切實根究。惟語言無據。該委員等查無坐堂陵
辱之事。但當時措詞未能和婉。禮節未盡周旋。以致予人
口實。若再與洋人質辯於庭。未免有傷國體。查律例雖有
誹謗之禁。而

聖朝從未以口過罪人。况此案總以人命為重。即委員與該主教

所立議單亦以言語如此。悉免深究。至何冠英所致公函。回興恕所刊書本。均經查訪得實。緣貴州歷年以來。邪教滋事。其初皆託名勸善。及至黨類既多。遂敢陰行不法。何冠英等飭令驅除。並欲藉政治之以法。既未將應行應禁各教名目。分別指陳。不惟措詞含糊。辦理亦多謬誤。即如開州文乃耳一案。難保非地方官民誤會所致。回興恕不知文義。誠如

聖諭。不過爾莽武夫。其所刊之書。亦少年喜事。未知顧慮周詳。惟何冠英身任封圻。所奉和約。自應早為刊布。推廣懷柔之意。方為正辦。乃妄致書函。激起弊端。何冠英雖已身故。而

回興怒實難辭。卽省城兵勇肆擾天主堂。回興怒雖非有心縱容。而其不能禁遏。亦可概見。總之天主教未經弛禁以前。地方官原有查拏之責。及至弛禁以後。自應遵

旨酌量奉行。乃猶拘守故常。均屬不諳事理。韓超接到廣東咨送和約二十張。發交胡紱理自行張貼。並不遵照前兩廣督臣勞崇光原議辦理。實屬師心自用。有意違延。現將委員查獲經籍神像等件。已交胡紱理呈領。所有違

旨委員赴黔查明以上各條。督臣駱秉章因曾續奉

諭旨毋庸會辦。而前任兩廣督臣勞崇光相隔既遠。往返稽遲。是以均未列銜。應由岑先行恭摺據實陳奏。伏乞

飭下該管衙門嚴議施行。並將委員等與胡燏理面立議單。一並

鈔錄恭呈

御覽。抑豈更有請者。西人所奉天主教。在中國相傳已久。其意亦主勸善。而中國之人。互有從違。亦如釋道二教。各行其是。乃未經弛禁。轉各相安。既成和約。忽加排禁。是皆執拘墟之見者。好為議論。聳動羣愚。政治所關。動輒扞格。既已有顯違

諭旨之罪。愈無以服遠人之心。全在封疆大吏。開誠布公。曉以中外永好之義。不獨為遠邦敦睦。必欲使百姓相安。在西人既以信義相孚。則地方官即不得稍有欺誑。凡遇習教人

等因事爭持。祇當以情理相衡。不得以異端歧視。彼此會商辨理。務得其平。使習教者專於勤行善事。不致滅理亂倫。則中國作奸犯科之人。自不敢託名入教。而為地方官者。約法於前。懲犯於後。西人即巧於護短。亦無藉口之端。則天主教之在中國。聽其自相奉行。與釋道二教又何異。何必妄行侮辱。徒傷大體。無濟時艱。西人果以勸善為心。亦必不容有傷風敗俗之事。是在地方官妥為稽查。毋使濫受匪人污累。大吏既處之有道。西人亦樂於聽從。不惟使中國之人不害其正。並可使外國之教弗約於邪。謹持請。

旨飭下各省督撫臣。通飭地方官。盡心開導。一體維持。並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照會法國使臣。轉行各省主教。不可轉傳匪人。致壞彼教名目。而無妨害。永絕猜嫌。是亦推廣和約中彼此相愛之一道也。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

崇實又奏。再戴鹿芝在黔服官已久。廉潔端謹。所至州郡。素得民心。卽此次西人向委員稱道。亦云平日實係好官。惟教人之事。固執拘泥。辦理不善。誠有應得之咎。然究為何冠英公函所誤。伏乞

鴻慈逾格。曲賜矜全。以為循良者勸。至西人前控多文語言狂悖。

一節。雖經委員查無實據。但該員性情偏執。不識大局。一味逢迎上司。每每肆口亂道。若今久於其地。教人未免疑慮。勢必不能相安。更恐另生枝節。應請

旨將多文閣缺送部引

見或留京當差。或立牙罷斥。恭候

聖裁。

御批覽。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貴州教民一案。疊經諭令勞崇光迅速赴黔。會同崇實等查辦。並飭田興恕赴川。勞崇光前據奏報。已行抵湖南。著卽懷遠前旨。探明道路。迅速入黔。將應查案件。

密商崇實路末章設法妥為辨結。張亮基前經諭令赴黔。著理
巡撫暨提督事務。一切地方軍務。及應查事件。均屬責無旁貸。
勞崇先不日即可抵黔。著張亮基迅即馳赴黔省。妥籌會辦。毋
再延緩。本日崇實奏委員查明教民案件情形。請將戴鹿芝曲
賜矜全。多文送部引見各摺片。並鈔錄與胡縛理議單呈覽。均
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

委員議單

一青巖之事。及勇練滋擾天主堂。議照哥公使在廣東所
議之數。一切賠銀六十兩。了事完案。其銀在四川兌給。既
款和好。此外應無別議。

一開州之事已據開州裁牧稟報在案所有首先滋事致死留教之人現在嚴拏獲案究辦惟文乃耳係傳教之人與留教之人不同地方官辦理錯誤查與和約內所載廣西西林縣之案相符議以後照辦理以昭平允餘無別議一頒發告示和約二十張議定後即行張貼俾免另生枝節亦無別議

一申陳照會中所有牽涉言語各情詳細查詢或因言語不甚明晰或因以訛傳訛究屬細故今既和好自應不完惟以後恐有無知之徒赴堂滋擾自應禁止議由貴州巡撫出示至堂內所失神像書籍清查若干即以相還但為

日已久恐多散失。既已賠銀。有應原諒。不得爭異。自此和好。一切遵照和約行事。以免弊端。餘無別議。

胡縛理議單

一未來示青巖之事。擬以賠銀六十兩了事。既經法國哥國使允。非照其議單。此處亦無別議。

一未來示開州之事。議照廣西西林縣一案辦理。遠人無結案之權。亦即遵照來議。申明法國執事官。儘其照議。此處斷不作梗。

一未來示張貼告示。遠人實深感激。餘無別議。

一未來示言語細故。並兵練肆鬧兩事。往者既云不究。日

後出示禁止。並准代為清理經像等物。亦卽遵議。

御批覽。

壬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據成都將軍崇實奏。委員查明貴州教民被殺情形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速議具奏。欽此。臣等查此案未經該將軍奏報之先。於本年正月二十日。據法國公使哥士者交到貴州主教胡縛理稟呈一件。臣等公同閱看。其稟呈內先敘該教被害苦情。次將四川委員宣維禮等稟詞逐層駁辯。聞其語句。但只就事中新。並無一語激烈。亦無一字要求。而堅執性情。自流露於楮墨之外。較哥士上年所遞照

會內各語似婉而實強。臣等細加尋繹。於其稟詞內擇出
可以通融辦理者數處。因恐事機遲誤。故未經具奏。先發
一函。寄文勞崇光等。令其於抵黔後。查照臣等所擬各節。
設法轉圜。務使中外均臻妥協。發信後。又據哥使呈遞胡
縛理續致該使信件。臣等復加閱看。函內詞語。又與前次
稟呈迥別。或者稟呈係哥使在京自擬。後函係胡縛理原
藁。亦未可知。臣等正擬鈔錄稟呈信件。繕摺具奏。適該將
軍奏到。奉

旨。交臣衙門議奏。臣等查原奏內。據委員稟覆各詞。與胡縛理鈔
呈原稟大指無異。而該將軍擬辦各節。如青巖一案。擬照

勞崇光定議賠償。並酌給埋葬銀兩。及開州一案。擬照廣西西林縣知縣故死馬神父之案定擬各節。早經臣等於上年據與哥使力辯。哥使概未允從。是該將軍所擬已屬難行。況哥使先發制人。據將委員稟詞逐層辯駁。若臣等重中前議。必致虛費唇舌。於事終屬無濟。惟查該傳教士稟呈內尚有可以通融辦理之處。如果勞崇光等設法開導。洞中機宜。該傳教士現在黔中。目睹外間情形。或者知難而退。亦不致始終固執。况近接哥使照會前來。法國現派柏爾德密來京接替。當新舊交卸之時。乘此機關。辦理或易得手。應請

飭下勞崇光崇實等查照。臣等前致勞崇光原函所擬各節。妥為
辦理。設法開導。該傳教士。迅速辨結。或臣等原函所擬未
能盡合機要。此外另有可乘之機。應由勞崇光等體察情
形。相機妥酌。臣等仍就胡縛理原稟。及現辨情形。隨時向
尋使開導。儘能得有端倪。亦迅速密寄勞崇光等照辦。務
期內外合商。實心酌定。以期仰慰

聖主綏安中外之至意。謹鈔錄胡縛理稟呈信函各一件。臣等致
勞崇光信一件。恭呈

御覽。俟勞崇光覆到。酌有辦法。再行奏

聞。

貴州主教胡縛理稟呈

貴州主教胡縛理謹呈為委查不實蒙索壓結以理冤抑
事竊貴州先後殺奉教十餘人並派兵練輪班肆鬧煙堂
一年之久及殺文司鐸一事業經任司鐸赴京呈控已蒙
恭親王據情入奏奉

旨欽派四川總督駱成都將軍崇兩廣總督勞查辦此案足見
大皇帝聖恩高厚懷柔遠人各國使臣均深感激及兩廣總督勞
派委兩員到黔齎送告示往返萬里足見慎重四川總督
駱成都將軍崇派宣吉兩大員親身到黔劉文內稱不
准一字含糊以致屈抑遠人聞知感激而泣伏念

皇恩如此高厚。憲意如此體恤。但有一綫路徑。卽當遵議速結。奈
宣吉兩員到黔。候有兩月之久。載知州始進省。與首府多
文計議。豫作稟索。推國民為主。及委候補府周守正來辦
此事。絕不敢言回軍門三字。青巖之議。原有賠修墳墓一
層。勅要刪去。所殺西國人文司錄。勅要照廣西西林縣一
案辦理。其有省城經堂兵練搶擄之物。亦云在青巖賠銀
六千兩之內。多文當萬人之前辱及

君上。中國以為言語細故。所有各屍親呈詞。不問不批。此皆多知
府仰體回意。一味把持。宣吉兩員亦莫可如何。冷梓道員
來經堂。言要主教上稟。留回軍門。若不肯編。禍將不測。因

此議單無論如何寫法。不敢不即時允從。然其字眼一味含混。

皇恩憲意。一概孤負。覆盆冤黑。何日得伸。及宣吉兩員。要回川省。貴州當路者。使幕友代做稟彙。使其照稟駱崇兩大人。一字不准更改。今將其稟彙鈔來。萬望法國欽差。代呈恭親王查覈施行。

照錄宣吉兩員稟彙

敬稟者。竊職道等。奉憲臺會劉。遵卽束裝起程。於八月十九日。行抵貴州省城。當將飭查法國照會內。所稱各情。密加諮訪。內如所指。回提督派團務道趙長三等。往青巖等

處攻壞學堂。將該處習教張如洋等四人處斬一節。查趙畏三卽趙國澍。住居青巖。委辦團務。前年粵匪竄黔。攻陷定番。經趙國澍督團防剿。嗣因提督將粵匪擊退。收復定番。因教匪餘孽未盡。派趙國澍督團擊辦。經團眾合詞指證習教有據者。卽行正法。並未分別所習何教。至附近賊巢之民房天主教堂。因用兵攻剿。一律焚毀。無從區別。又如所指梅嶺撫與四提督函致各府縣驅逐教人一節。查何前撫因兩游教匪嶋張恐借天主教名目影射煽惑團民。函致各府縣悉予驅逐。因事涉軍務。將四提督一併列名。其實並未會商。各府縣亦未奉行。又如所指署開州知

州戴鹿芝將奉教人文乃耳等處死一節查本年正月二十日州屬七里夾沙龍附近村寨祭賽龍燈祈年逐疫並藉以齊圍圍民楊滌張重生等強信教人隨同祭賽文乃耳等固執不從激怒圍眾將伊等房屋圍住欲行相殺戴鹿芝聞報馳往彈壓將文乃耳帶回州署甫經訊問各圍蜂擁至州口稱歷年祭賽齊圍以從違為順逆該教人既不入會卽屬叵測若不立予正法圍眾卽行分散戴鹿芝再四開導人多勢凶萬難解釋維時賊偏州境防勒喫緊恐拂輿情不得已將文乃耳吳貞相張三木馮易么姑對眾處死暫安人心次日圍首周國璋赴州面稟圍民鍾冬

元。回。同。元。等。分。往。各。村。稽。尋。習。教。人。等。有。滋。事。端。戴。鹿。芝。當。即。出。示。禁。止。始。各。安。貼。又。如。所。指。韓。署。撫。院。不。貼。和。約。一。節。查。廣。州。寄。到。和。約。二。十。張。當。即。由。院。送。交。胡。主。教。察。閱。並。詢。問。擬。貼。何。處。屬。其。自。行。開。單。以。便。照。貼。適。值。開。州。文。乃。耳。之。事。胡。主。教。未。將。和。約。送。回。以。致。未。即。張。貼。又。如。所。指。署。貴。陽。府。知。府。多。吝。署。開。州。知。州。戴。鹿。芝。語。言。悖。妄。一。節。查。胡。主。教。任。司。鐸。等。在。黔。年。久。人。多。識。認。於。歲。堂。十。一。年。四。月。內。忽。坐。紫。呢。大。轎。變。易。法。國。衣。冠。儀。從。眾。多。謁。見。各。官。以。致。閩。省。驚。駭。人。言。嘖。嘖。何。前。撫。恐。人。心。震。駭。當。令。多。文。廷。往。府。署。詢。問。任。司。鐸。赴。府。多。文。迎。至。堂。前。彼。此。

立談以天下多事。田軍門現奉

大皇帝諭旨。督辦軍務。兵勇雲集。司鐸裝奇服異。儀從過多。恐有無知之徒。借事爭鬧。兩國因此參商。雖有

大皇帝恭親王和約。嫌隙一解。轉疑為惡。弄外洋之具。訪之是日。在彼聞見之人。語亦賄合。並未當堂陵辱。至戴鹿芝與文。乃耳所說各語。語詢戴鹿芝。並無其言。文乃耳業經身故。無從質對。職道等審加詰訪。亦無確證。又如胡主教中陳。所指田提督兵練滋擾天主堂。並冊記戶口一節。查應募各勇。未經收伍以前。三五成羣。游手閒行。一經堂內阻斥。即借回營名號恐嚇。亦所不免。而冊記奉教戶口。全行誅

戮實無其事。至何前撫侮并供像。係屬已故之員。無從查
詢。職道等覆查候選道趙國澍。奉委在青巖一帶勦辦賊
匪。誠如四提督原咨所稱。殺賊不知凡幾。有無曾奉天主
教之人。無從清查。用兵之區。焚毀時有。即有天主堂。亦不
能區別。本屬實在情形。嗣經兩廣督部堂營與哥國使議
賠銀六千兩。因籌款維艱。延未交付。現議如數清償。以符
原議。署開州知州按察使銜候補道戴鹿芝。因文乃平等
不肯隨園祭賽。為園民楊滌。張重生等。強逼處死。雖係附
順與情。惟查天主教向不祭賽。楊滌等明係有心尋釁。鍾
冬元等又復恃眾滋事。及事後捨身。亦屬借園滋擾。自應

從嚴究辦。應請憲臺咨會鄂省。按名弋獲治罪。圍首周國璋。並無摻弄情事。應毋庸議。重文乃耳。係傳教之人。與習教之人不同。戴鹿芝為國民所信。志于並謀。亦難辭咎。與和約內所載廣西西林縣知縣張鳴鳳所殺傳教人馬神父之案相符。可否援照辦理。以昭平允。署貴陽府知府按察使銜新補貴東道多文。精明練達。素識大體。戴鹿芝持躬端謹。官聲素著。均為黔省出色之員。復經職道林見之。次詢以前情。據稱一係滿洲世僕。一為讀書仕進。均受恩深重。洵保監司。豈忍出此狂悖之言。似尚可信。查黔省苗教髮逆。所至濫擾。兵勇圍民。豈盡深明大義。且復地方寥廓。弛

禁之際。本未周知。而西人即於此際。四處行教。蒙端一啟。在在堪虞。職道等仰體。

朝廷權宜辦理。暨憲臺顧全大局之意。悉心籌議。與西人往復辯論。頭充脅。所有從前案內。鉅細各情。均如議完結。逐款登覆。惟因文乃耳一事。意尚通疑。又復申明和好之義。始允設法中陳。斷不作梗。伏思屢次生波。總由和約未行。張貼官民不盡。晚然。以致彼此猜疑。茲復與韓署撫院。回軍門。和衷商榷。請其將和約張貼。並會銜示諭。嚴禁兵民滋擾。以杜後釁。

以上係宣吉兩大人稟。竊思彼稟如此。各大人公平處。

事。斷不能聽信一面之詞。卽行定案。茲特分辯。以伸冤抑。
查趙國澍在青巖辨國。奉教人皆入國冊。分給保甲門牌。
直寫天主教學堂字樣。凡有事故。出丁出米。與不奉教者
一律應付。不查於數年之前。而必被害於奉

旨之日。云係國不合詞指證。國不係何名何姓。所詞何說。所證何
事。其搶擄之日。貴本省城令箭而行。其殺人之日。又有省
城疏破令箭為據。國民並無一人在前。至云習教有據。並
未分別所習何教。必擊辨者不止一教。因此不能分別。奈
當日止擊天主教。並未有他教一人被擊也。如云犯法一
條。讀書學生。一條。老年婦女。並未取有親供也。至云附近

賊巢之民房。天主教堂。一律焚毀。無從區別。青巖一寨。並未經賊匪攻破。民房皆無焚毀。止有天主學堂一處被毀。何前撫與田提督函致各府縣。驅逐教民。既恐教匪借天主教名目影射煽惑。何不立一區別之法。開州知州戴鹿芝。將奉教人文乃耳等處。死起陳寶。因祭賽龍燈。而云。卽所以齊圍。且以從違為順逆。世間無此章程。况聚眾賽龍。例有明禁。豈以玩戲之具。卽為齊圍之舉。如果人多勢凶。請問敢傳訊對質否。况文乃耳。與易氏等。並非一日處死。何以掣為一起。且所稱國民楊濬。張重。鍾冬元。田同元等四名。開州並無此人。廣東送來和約。張貼係由中國地

方官主政。斷不能由天主堂作主。當日係委何員來堂詢問。何不指出。實係廣東差官到黔。將和約送院不收。送經堂亦不敢收。主教司鐸因迎接行知之時。雇用鼓吹以明欽奉。

諭旨。准傳天主聖教之意。至於彌撒祭衣。天下皆然。曾經

欽定。京師寄來謁見禮儀服色等事。呈送各署知會已徧。方敢拜謁。若不准行。何不明言於前。又云多文將任司鐸。延至廡署。多文迎至堂前。豈有恭敬如此立談乎。其為掩飾當堂陵辱之事。不辯有明。至云文乃耳業。經身故。無從對質。而任司鐸尚未身故。其多文所與言者。豈亦無從對質乎。至

云四提督兵練滋擾天主堂。係應募各勇。未經收伍以前。借口營名。抗恐嚇。亦所不免。既云亦所不免。自係實在滋擾。省城禁地。持刀喊殺。破門搶擄。恐未收伍者。未必有此膽量。四提督原咨所稱殺賊。不知凡幾。有無曾奉天主教之人。無從清查。用兵之際。焚毀時有。卽有天主堂。亦無從區別。竊思所設天主堂。果在賊匪之內。彼卽奉教。亦所當殺。果係天主堂與附近民房。一同焚毀。亦何必議賠銀兩。可憐所殺之奉教人。皆數年編入團練。荷戈從戎之良民。所毀之天主堂。乃木椽兵火之村寨。而云其原咨為實在情形。其實安在。賠銀六千兩。廣東議單內。有著趙國澍賠

修壯麗墳墓之句。為何刪去。此議賠專指青巖而言。為何與開州省城之事。掣為一起。楊滂張重生。鍾冬元。係無人之名。故議從嚴。周國璋係有名之人。故議免議。文乃耳一案。照廣西西林縣一案辦理。西林事在和約之先。並未奉諭旨。有日後著為定例字樣。可從與否。不敢擅專。彼東言多載二人。一係精明練達。素識大體。一係持躬端謹。官聲素著。二人果如此。案所加考語。則兩國既已和好。斷不可以說死不可復生之文。乃耳。致傷。

大皇帝有作為之忠良。但不聞教務事件。未敢多言。彼某言黔省苗教髮逆。所至滿擾兵勇圍民。不盡深明大義。西人即

於此際行教蒙端一啟在在堪虞。是明寓不准傳教之意。並豫占日後重生風波地步。至云與西人往復辯論。顯充齟齬。遞供單不理。遞呈詞不批。突然發來議單底彙一紙。彼此更正。亦不過數百字。宣吉兩大人來三月之久。只有委員來天主堂一次。與宣吉兩大人亦只會面一次。兩邊議單自當一律。何以既經議明銷差之彙。彼此均要活筆。已著遠人照單繕去。而還單動改前後兩條。強掣兩端。合為一事。我等遠人。總恃信義為本。未教人無非為

大皇帝之赤子。仰體各大人調處人誰無心。敢不俯首聽命。但有一線路徑。真不願作秋。惟野有各憲。實無悔禍之心。多首

府聲言殺一本教人。不過用銀二百五十兩了事。不妨多殺幾人。言語刻薄。更甚於前。以上各情節。敬懇代達。實為德便。須至陳者。

貴州主教胡縛理寄哥士者信索

前八月十九日。委員吉祥。宣文禮抵貴州省城。即去謁見巡撫。轉甚不喜悅。勃然變色曰。你們係四川之員。何來管我貴州之事。次日二委員去見。回興怒。辭以寢卧不納。隨又傳說不許二員於省內去會別人。二十一日。藩督抵省。次日即傳四所放道臺五員。只趙維三。即三閩王一人不到。督即發劄文。將四道交貴陽府查問。多知府亦係回所

捉拔。竟不回覆。近晚督卽拱四道員親審。先問張道。是箇
跋子。說言說他不稱其職。濫叨道員之任。你爲何輩。彼密
信是你所作否。回云卑職未曾。恐是大人耳聾。聽信天主
教人栽誣之話。督怒云。貴州之天主教。我全未見其人。亦
未接其呈。彼之私書密信。我早已見了。你還不實說。督將
四員審畢。急令上鎮。時回在衙聞知。卽發暴怒。吩咐武弁
速去殺滅洋人。燒毀經堂。鎮臺楊愛保。拔劍把門云。敢有
亂出者。我卽殺之。回卽胡罵不已。二十三日。回將銀二千
買屠兩刺客。持回押字手書。來夜翻進潘督公署。直抵寢
室。執劍在手。將書遞與潘云。此中三件。隨送一件。一或你

就走不管。一或與我我分勝敗。看貴州歸。非一或不依。則就地刺你。潘督急忙無措。云我於二十七日起身就走。回又令釋放四箇道員。今日在伊衙門外六洞橋紮營。欲反。若這幾天潘督無有主意刺仗。恐我們及本教人等難逃活命。專此忙達。請速籌辦。

貴州主教胡錕理續寄哥士者信索

貴州一事。八月二十五日後。有

上諭到。開曰。大人提督缺。潘大人知會曰。大人曰。反了罷。眾兵俱不從。次日潘大人起程。有曰大人保舉之道員冷。見一教友曰。請爾主教寄信至京。留曰大人在黔。曰大人

不惟不害爾等。尤為張貼和約告示。凡請卽允。教反曰。予
主教不能干預公事。曰。大人使人暗向引長毛至黔。沈總
兵執其人。一日宣委員見貴陽府多問青巖之故。多府曰。
伊等為亂軍所殺。然為取和他們。我許賠銀五千。於貴州
太平時還。又問開州之故。多府曰。伊等不守圍規。圍眾送
官殺之。所殺數人之內。並無洋人。伊等將銀買一人。自認
為洋人。為取和他們。予亦許將開州數人。故以抵命。將首
級懸於天主堂門首。示眾可也。宣委員又見巡撫韓大人
曰。予想此事。給銀賠伊房物什物。並殺人抵命外。可將題
圍澗革職。貴州多府降二級。二三月後復升。以舒法國之

氣。韓大人曰。予思之後。與田大人計議。田大人曰。賠銀隨便多少。殺人不拘一二百。或將開州人殺盡都可。我這三員官斷不能傷害。要傷害我定不依。請將執照須用清法。二國印信職銜。單用法國職銜。中國官不遵從。並請由部發交各省。各省大憲轉文收執方妥。十月初一日。宣吉二員派一府官周至堂見予。要和青巖開州之事。言殺了幾人。伊如數殺幾人抵命。予答曰。予不能管。這是法國欽差及

清國

欽差之事。予在此第為善功而已。若依予心。願不傷於他們。次日

周府官又來曰。宣吉二位欲回川。因事未完不能行。予曰。青巖之事。廣東勞大人辦過易得。開州之事。予全不能管。此是後音。合併其山中明。

致勞崇光信索

哥使來署呈遞貴州主教胡姆理索呈一件。先敘該教被害苦情。次將四川委員宣維禮等稟索。逐層駁辯。閱其語句似婉而實強。此等笨蛋的係中國通人。甘為彼之鷹犬者。誠令人憤恨不已。查去年哥使所遞條陳。語語志在抵償。此次胡姆理索詞。就宣維禮等原稟詳加剴辯。但據事申訴。無一語激烈。無一字要索。而其堅執性情。若隱若現。

於口吻間較之哥使條陳頗有淺深之辨。本處反復披覽。思欲得其辨法。遂揣辦法。姑於該主教案內擇其可以通融辦理之處。略為開下陳之。該主教案內以賠銀六十兩。廣東議單內有著趙國澍賠修墳墓之句。何以刪去。况賠銀專指青巖。何以現在與開州合為一起等語。夫洋人奸利。積習使然。若以賠銀為不可了。則當直截撤去賠銀一層。何必以專指青巖不能與開州合為一起為詞。是該主教於開州一案。不過欲另議賠償。特不肯道破。教人賠錢之衷曲耳。案內又言原案以文乃耳一案。照廣西西林縣一案一律辦理。以西林縣事在木本和約之先。並未本

諭旨有日後作為定例字樣。可從與否。不敢擅專等語。查西林縣一案。載在和約補遺第一款。事有後先。殺人則一。該主教以前事乃在未奉和約之先。並無日後作為定例之語。然亦無此後如有此等情事。即應撤抵之語。况該主教又云。可從與否。不敢擅專。似其語句亦尚活動。案內又言原案多文。戴鹿芝二人。一係精明練達。素識大體。一係持躬端謹。官聲素著。以為該二人果如此。案考語則兩國既已和好。斷不以死不復生之文。乃耳。致傷

大皇帝有作為之忠良。但不關教務事件。未敢多言等語。國家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多載而果賢也。不能以教務加之。

罰多載而果劣也。不能以教務旌其功。今該主教既明死
者之不可復生。亦當知生者不必再置之死。况既云不肯
傷有作為之忠良。則戴鹿芝之循績慈昭。久為黔民悅
服。及回軍門從前之戰功疊著。該主教亦必盡知。若借勢
開導。告以既欲在黔傳教。亦當使地方安堵。民情無忤。而
後可以永遠相安。或稍生其悔悟。亦未可知。京內又言我
等遠人。總恃信義為本。奉教人無非為

大皇帝之赤子。人誰無心。敢不俯首聽命。但有一綫路徑。真不願
作梗。又言黔省各憲。實無悔禍之心。等語。蓋該國屢言天

主教均係祝

國佑民。勸善懲惡。今觀該主教呈稟。尚覺具有天良。而復思
有一錢之原。反覺可憫。中國向來辦事。固不一視同仁。該
主教現既居騎虎難下之勢。而各憲實無悔禍一語。尤恐
日後有燎原莫滅之憂。是彼亦未嘗不反復深思。處處瞻
前顧後也。若能迎機而導。再另予以可轉之機。俾知此案
既經妥辦。顏面有光。此後亦不敢縱尋斧斤。彼此相安於
無事。則該主教之心。或可帖服。總之此案不為完結。哥使
必不干休。而在事者不量知懲處。亦無以服其心。而杜其
口。蓋胡蜂理乃係該國主教。凡關涉教案。任京公使皆以
該主教之言是聽。此案能與該主教設法辦妥。似該公使

亦必不為逆制。以上數款。本處不過就其可以酌辦者。密
為布達。然未必即中窳要。仍希閣下熟思審處。計出萬全。
得惠未萌。迅為辨結。是則數千里殷殷盼望之苦心也。並
將該主教原稟另行鈔錄寄聞。如原稟內別有可以酌辦
之處。應由閣下善為處置。此信到後。望將辦理情形。趕緊
彙布。以便與哥使辨論。了此一重公案。正繕函聞。接到哥
使照會。彼國已另派柏爾德密為任京公使。哥使不日交
卸回國。此案如能速結。或該公使彼此交代之時。易於商
量。不致列生枝節也。

乙酉。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本月十六日。布路斯國

隨員韋根思敦來京。由英國參贊威妥瑪帶領來。臣衙門親遞該國使臣列斐士中陳二件。臣等查其中陳內稱本國和約。已於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互換。惟德意志公會各國除本國外。尚有二十二國均須各送條約一本。請照錄二十二本。蓋用藩司印信。以便分送。劉藩司未經允辦。是以韋根思敦來京。赴總理衙門面懇行文上海照辦。並請飭查收各國圖書等語。臣等查上年十一月間。據薛煥等鴻章奏。辦理布圖換約情形一摺。當奉

諭旨。該公使請於原約互換後。照錄分送各國。著薛煥等悉心籌商。相機辦理。如該公使再三懇請。未便操之過蹙。所請照錄條

約二十二本。鈐用藩司印信之處。即著准其照辦。至各國呈送洋字條約一層。該公使如因請收納。並著照薛煥等所擬。與該公使議明。交換約衙門存案。不得請遞鄰門等因。欽此。查此件諭旨。係於十一月二十九日。由軍機處鈔出。到日衙門。旋於十二月十五日。又由軍機處鈔出。薛煥等奏布圖換約事。竝摺片各一件。其摺內稱公會各國互送條約一層。經劉邵膏疊次駁斥。該公使另遞照會。稱另外設法辦理等語。並未欽遵前

旨照辦。自是上海換約之期。在未接此件

諭旨之先。該公使此番特遣韋根思敦來京懇求。即係前與劉邵

青照會內另外設法之意。臣等伏查上年日崇翰等在天津與艾林波所定條約內。德意志公會各國均係附入布國辦理。並未另載有按國分給條約明文。該藩司未經先行。未係照約辦理。惟外國人性情堅執。凡有所請。執挾不允。不止之心。是以上海未能如願。即派員來京籲懇。其狡執情形。本屬可惡。但思該使所請。僅求益用藩印條約。以昭信守。於體制尚無窒礙。若亦峻拒。轉恐別生哂讀。多所煩聒。臣等詳加酌覈。似以允准為妥。惟此事既有

欽派大臣專辦。若徑由日衙門允准。誠恐輕視各省大吏。遇事執未鏡古。且前曾奉有

諭旨。著薛煥等相機辦理。亦應仍歸上海照辦。方與前案相符。現已另備公文二件。一由駸遞。一交韋根思敦齎去親投。並屬韋根思敦回滬聽候。

欽差大臣敦辦。顯以崇外省大吏之體。卽隱以杜任意來京之心。至請收圖書一節。查薛煥前奏內稱德意志公會二十二國。各繕洋字條約一分。欲於換約時均請查收等語。今該公使中陳四。乃稱請收各國圖書。如卽係洋字條約。則前已有

旨。著照薛煥所議。交換約衙門存案。應令李鴻章遵令各國附入布圖承管。本不應紛遞圖書。礙難先行。已函致李鴻章設

法安為杜絕。臣等酌辦。劄文一件。於二月初三日。送交該使收領。聞該使已將此劄。及前次所給江蘇撫臣公文。一併寄往上海。尚未出京。

御批知道了

布圖列總領事申陳

為中陳事。照得本國暨德意志公會各國。於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天津與

貴國所立和約章程。欽奉布圖御筆

大清國

御筆批准。今於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地方藩司行

館由本署大臣會同兼署江蘇藩司臬司劉景將和約互換。伏查和約第四十二款內載互換和約後中國即將所議章程行文內外各省大吏。按照辦理等語。請迅為行文俾內外咸知。並請將文案交本署大臣俾可覆奏。又查德意志公會內除本國外尚有二十二國。各該國各有君主會內本國為大。凡有與列國交涉大事。均推本國為首領。故與

貴國總立和約。本國欽差大臣去年在京所立和約。雖係一人書押。各國均經列名。現在互換所立畫押原本。自係正辦。惟本署大臣奉命前來之時。公會各國均有圖書。情願

照辦。是以互換和約後。均須各送一本。始可交代。並無別
意。前同劉藩司會商。只換原本。此外未便照辦。旋又商請
照錄二十二本。蓋用司印。以便分送各國。亦未允辦。劉藩
司駐劄上海。尚有上司。未便擅專。本署大臣。礙難再三強
請。貴親王總理通商事務。各國情形。早蒙洞悉。理合中陳
貴親王。伏惟劉劄上海。換約官員。查收公會各國圖書。並
鈔錄和約二十二本。蓋用關防。移交本署大臣。俾四國有
所交代。永敦和好。是所翹切。為此中陳。

布圖列總領事中陳

為中陳事。照得兩國和約。雖已互換。本署大臣。尚有為難

之處。本應親赴京都面為申請。奈新換和約。通商諸事。均應在上海料理。是以專請本國廢禁王爵韋根思敦親詣京城。面見貴親王商懇允准。即請容其謁見。面請鈞示。所有飭知上海換約官員公文。並懇備交韋廢爵攝回是禱。為此中陳。

給布圖列斐士劉文

為劉慶事。准貴總領事隨員詣都。赴本衙門親遞申陳前來。本衙門查中國與貴國前在天津商定條約時。並未聲明將來換約後。由中國照錄條約二十二本。蓋用司印。以便分送各國之語。此次劉署藩司未允辦理。原為慎重條

約起見。惟念兩國既經和好。原議雖未聲敘。而今所欲得者。不過蓋用司印之條約。似可稍示權變。以見兩國和好之誼。惟江蘇巡撫係奉

大皇帝欽命專辦貴國換約事件之大臣。本衙門例不應越俎。但既經貴總領事違章隨員詣郡。而懇允准。現經接見章隨員。並查照中陳各節。備具公文。交章隨員帶至上海。投遞江蘇巡撫。必能查照各節。妥速辦理。相應剴復貴總領事查照可也。

恭親王等又奏。布圖列斐士現派來京之章振思款。不通漢語。一切皆由咸安妥瑪傳述。據咸安妥瑪稱公會各國現備

洋字條約俱經蓋用國寶。中國所備漢文條約亦應蓋用御寶等語。臣等伏查列斐士中陳只言蓋用藩司印信。而成安瑪忽作此語。顯係橫生枝節。見好友邦。狡詐情形。殊堪痛恨。但列使中陳自是確據。臣等當即執定此節與之力爭。成使初猶強辯。經臣等駁詰再三。自覺詞窮理屈。始改稱各國原擬中國必給予用。

寶條約。故均用國寶。交到使帶來。今中國既只用藩印。則各國亦只能用布圖欽差印信相換等語。臣等查中國所重者只在不用。

御寶。而各國之用寶用印。皆屬無關輕重。不足與爭。今成使既稱

各國只用布圖欽差印信。查與中國蓋用藩印體制通行。
且等當卽應允。並於行知江蘇巡撫文內。逐層敘明。屬李
鴻章照辦。

御批知道了。

華斛夷務始末卷之十三